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刊物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 藏学 学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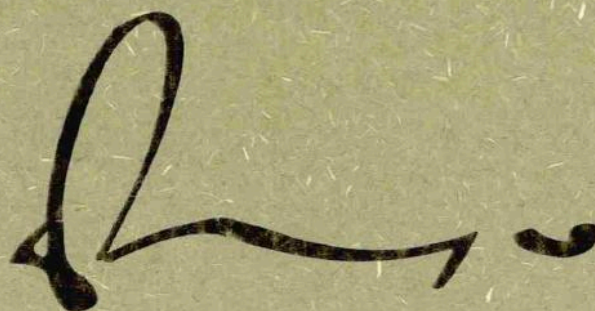
བོད་རིག་པའི་དུས་དེབ།

JOURNAL OF  
TIBETOLOGY

总第 30 辑

2024 (1)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 目 录

### 青海省玉树市泽琼沟佛教摩崖石刻调查简报

.....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 1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中断原因考 ..... 陈凯源 / 22

透物见史：西藏阿里普兰县纳曲宗普石窟壁画研究 ..... 多杰仁青 / 44

写本学视域下的汉藏文化交流——以敦煌 P.2449 为例 ..... 朱利华 / 82

古印度医学时令与疾病关系学说之文献研究——以《金光明经·除病品》为  
中心 ..... 刘英华 党素萍 / 98

清朝在康区的早期经略与“治藏必先安康”策略之雏形（1644—1748 年）

..... 王丽娜 / 130

两次廓尔喀战争期间中国与尼泊尔和谈考释——以丹津班珠尔为中心

..... 黄全毅 / 144

清末驻藏左参赞罗长椅事略 ..... 康欣平 / 176

民族叙事与流行文化：藏獒形象在西方的变迁（1783—1945）

..... 黄田 / 196

云南贡山迪麻洛藏族婚礼中的文化合成研究 .....	李锦 罗娜娜 / 216
印度学界有关喜马拉雅南麓博多 ( Bodo ) 族群研究综述	
.....	方天建 何品东 / 232
一份回鹘相关古藏文文献的新译释	
.....	[ 美 ] 费德里卡·文图里 著 吐送江·依明 陈泳君 译 / 249
郭尔 – 布村再次发现的拉喇嘛益西沃藏文碑铭	
.....	拉克斯曼·塔古尔 著 李俊 译 / 277
摘要 .....	/ 285



## Table of Contents

Brief Report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Buddhist Rock Carvings at Zeqiong Gully in Yushu of Qinghai <i>Qingha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Archaeology</i>	1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Interruption of the <i>Uṣṇīṣavijaya Dhāraṇī Sūtra</i> Illustration in Dunhuang during the Tubo Occupation Period <i>Chen Kaiyuan</i>	22
A Study of the Murals in Nachu Dzongpuk Cave, Purang County of Ngari Prefecture, Tibet <i>Dorje Rinchen</i>	44
Sino-Tibetan Cultural Exchan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dicology: A Case Study of Dunhuang Manuscript P.2449 <i>Zhu Lihua</i>	82
A Textu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ason and Disease Based on Buddhist and Ayurvedic Texts: The "Elimination of Disease" Chapter of the <i>Sūtra of Golden Light</i> <i>Liu Yinghua and Dang Suping</i>	98
Early Governance Strategies of the Qing Dynasty in Kham and the Nascent Form of the "Stabilizing Kham as Prerequisite for Governing Tibet" Strategy (1644–1748) <i>Wang Lina</i>	130

A Study of Peace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Nepal During the Two Gurkha Wars: Centered on Bstan 'dzin dpal 'byor	144
<i>Huang Quanyi</i>	
Short Biographical Account of Luo Changqi: A Left Assistant Amban of Tibe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176
<i>Kang Xinping</i>	
National Narrative and Popular Culture: The Changing Image of the Tibetan Mastiff in the Western World (1783–1945)	196
<i>Huang Tian</i>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Tibetan Weddings: A Case Study of Dimaluo, Gongshan County, Yunnan	216
<i>Li Jin and Luo Nana</i>	
A Review of Indian Scholarship about the Bodo People on the Southern Foothills of the Himalayas	232
<i>Fang Tianjian and He Pindong</i>	
An Old Tibetan Document on the Uighurs: A New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249
<i>Federica Venturi</i>	
<i>Chinese translation by Tursunjan Imin and Chen Yongjun</i>	
A Tibetan Inscription by IHa Bla ma Ye shes 'od from Dkor (Spu) Rediscovered	277
<i>Laxman S. Thakur</i>	
<i>Chinese translation by Li Jun</i>	
ABSTRACTS	285

# 郭尔—布村再次发现的拉喇嘛益西沃藏文碑铭<sup>\*</sup>

拉克斯曼·塔古尔 著 李俊 译

**内容摘要：**通过多次对西喜马拉雅金瑙尔地区郭尔—布村一座石碑的调查，作者对石碑雕刻的藏文题记进行了识读与释义。损毁严重的题记明确记载了益西沃的名字及委派儿子去郭尔的史实，并推测该石刻碑文雕刻于公元 1004 年的木龙年，继而推断出益西沃 1004 年依然健在。

郭尔（ཁོར）和布（ཐུ）是被一条小溪隔开的两个村子，同位于金瑙尔地区，萨特累季河右岸。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 1842—1881 年）在 1909 年首次注意到郭尔村的这通碑刻铭文<sup>1</sup>，此后朱塞佩·图齐（Giuseppe Tucci, 1894—1984 年）在 1933 年也注意到这个碑铭（图一）<sup>2</sup>。遗憾的是，弗兰克和图齐都没有对铭

<sup>\*</sup> 本文译自 Laxman S. Thakur, "A Tibetan Inscription by lHa Bla-ma Ye-shes-'od from dKor (sPu) Rediscovered,"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4, no. 3, 1994: 369-375. 感谢作者授权翻译。

原注：感谢那吉（V. S. Negi）、苏尼蒂·库马尔·帕塔克（Suniti Kumar Pathak）、森巴多杰（Sempa Dorje）和安格鲁·拉胡里（K. Angrup Lahuli）对藏文文本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但无论是重构藏文文本还是英文翻译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错误，概由作者负责。那吉于 1992 年 9 月 26 日不辞辛苦地陪同我前往布村和郭尔。早先于 1988 年、1989 年和 1992 年 6 月的三次郭尔考察，迪尔瓦·沙玛（Dilwar Sharma）陪伴前往，并成功地部署了考察计划。

1 Francke 1909-10: 104-112; Francke 1914: 19.

2 Tucci, Giuseppe and Captain E. Ghersi 1935: 198.



图一 郭尔碑铭 (Laxman S. Thakur 拍摄)



图二 郭尔碑铭背面 (Laxman S. Thakur 拍摄)

文进行完整翻译。不过弗兰克发表了它的主要内容，图齐则基本采用弗兰克的译文。铭文尽管有残损，但包含了关于西藏西部（古格王国的早期阶段）著名的僧人国王益西沃（ཡེ་ཤེས་འདྲ་བ་）活动的珍贵信息。据我们所知，这似乎是唯一一个可以明确确定年代为益西沃时期的藏文碑铭。幸运的是，铭文提到了一个具体的年代“龙年（འབྲུག་གི་ལོ་ལྔ་པ་）”。公元1042年，益西沃的侄孙绛曲沃（ཡུང་རྒྱལ་འདྲ་བ་）在塔波寺（ཏ་པ་ཤེ་）题记的第一行间接地追忆了他的事迹。内容如下：

ཨེའུ་ལོ་ལྔ་པ་ལོ་སྟོན་མེས་ཀྱང་རྒྱལ་མེས་དཔལ་ལྔ་གཙུག་ལག་ཁང་འདི་བཞུངས་……<sup>3</sup>

昔日，在猴年，祖父菩萨建造了这座寺庙（Vihāra）……

很明显，该行中提到的祖父不是别人，正是益西沃。塔波寺内的另一则略晚的题记

3 Tucci 1988b: 95.

中，再次将他的名字与绛曲沃、希瓦沃（ཞི་བ་འོད）一同记录下来<sup>4</sup>。

下面翻译的题记雕刻在一块石碑上。该碑立于农田中央，归郭尔村村民达娃班觉（ཐཱ་བ་དཔལ་འབྱོར）所有。经测量，石碑高 144 厘米，厚 18 厘米。该石碑有东西两面，西面刻有题记。它的保存状态很糟糕，第 5-10 行只有首尾能识读出几个词，第 11 行完全损毁。首行上方略高处雕刻有一尊禅定印佛像。东面有一座精心雕刻的佛塔<sup>5</sup>，其下有一位戴三叶冠的尊神，无法辨识身份（图二）。该尊像两边有铭文，弗兰克和图齐都未曾注意到。左侧的第四行似乎读作 བདྟེན་ཧྲཱི།（padme hum），而右侧只有 སྤ 清晰可见。

下面给出的录文是根据作者在 1988 年、1989 年和 1992 年 6 月的现场抄录和拍摄的照片整理而成，并于 1992 年 9 月在现场进行了进一步核对。为了便于参考，铭文前面加了行号。

碑铭录文：

1. ཨ། དཔལ་ལྷ་བཙན་པོ་ལྷ་སྒྲ་མ་ཡེ་ཤེས་འོད་ཀྱི་སྒྱུ་རིང་
2. ལ་བསྟན་པ་དར་དྭ་ $\times \times$ <sup>6</sup>མཛད་དགོན་མཚོག་དབྱ་འ(?) $\times \times \times$ <sup>7</sup>
3. བསྟན་ལྷ་ཚོས་མི་ཚོས་ཀྱི་ཆེར་ཆབ་མངའ་ཐང་གྲགས་<sup>9</sup>པ་<sup>10</sup>ན་དེ(?)
4. ཨ། འབྲུག་གི་ལོ་དགུན་ $\times \times$ <sup>11</sup>པའི་ངོ་ལ། དཔལ་ལྷ་
5. བཙན་པོ་ལྷ་སྒྲ་སྤ་ $\times$ <sup>12</sup> $\times \times \times \times \times \times \times$ ཇའི་<sup>13</sup>ཕོ་བྲང་
6. སྤར་མེབས་ཡུལ་ $\times$ <sup>14</sup> $\times \times \times \times \times \times$ བྱ་ར(?)ཚོས་པ་
7. དགོན་<sup>16</sup>(?) $\times$ ཆ $\times$ ག་<sup>17</sup> $\times \times \times \times \times \times$ ས་ཀྱིས་དགོར

4 在坛城殿（དཀྱིལ་ཁང）的三位人物壁画的下方有一条题记，识读为：ཕོ་བྲང་གཙུག་པ་བྱང་ཆུབ་འོད། ལྷ་སྒྲ་མ་ཡེ་ཤེས་འོད། 参见 Tucci 1988b: 112。1992 年 6 月我在现场核对题记时，第一个名字已完全消失了。

5 佛塔底座长 38 厘米，通高 59 厘米。

6 两个缺失的字母可能读作 བར。

7 被抹掉的部分字母给翻译带来了困难。拉胡里推测这些缺失的字母读作 འཕངས་。

8 根据下加字 推测缺失的字为 ཀྱི。

9 གྲ་之后有一个字母，虽然我们看起来它已被抹掉，但是字母 ག 和 ས 是清晰的。

10 གྲགས 后面的字母看起来像 བ，但我识读作 བ。由于空间狭小，刻工可能被迫压缩字形。这行的最后一个字刻在边缘上，可能是 དེ，也可能是 ཅེ，但我认为是 དེ。

11 有点不确定，不过因为下标 ཅ（译者注：原文为上标）的痕迹是可见的，构成第二个字母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识读为 ཧྲཱི。

12 损坏区域长 14 厘米，可以容纳 7 或 8 个字母。

13 尚不清楚提到的是哪一个人。

14 同第 5 行一样，完全抹去了 14 厘米长的区域。

15 བ 下面的下加字 ཱ 表示它可识别为 བྱར 或分开识别为 བ རྩ 或 རྩ རྩ。我倾向于后者。

16 最有可能是 དགོན་མཚོག。然而，དགོན་མཚོག 之后的 6 或 7 个字母完全被毁，可以单独或与 དགོན་མཚོག 一起识读为某人的名字。

17 残损部分长 7 厘米。



8. ཁང་ས་ ×<sup>18</sup> × × × × × × × × × × ཁང་ལ
9. འཕྲོས་ × × × × × × × × × × × ×<sup>19</sup>ས་གྱིས
10. འཁྱེདས་ ×<sup>20</sup> × × ×
11. × × × × ×

在上述录文中，完全损毁的字母用若干 × 表示。一个 × 表示一个藏文字母。没有辨识第 10、11 行这些难以辨认的字母。存疑的识读用问号 (?) 表示。

碑铭译文：

在吉祥神圣的赞普（势力强大）上师天神<sup>21</sup>（王室出家人）益西沃（Jñānaprabha）的一生中，弘扬<sup>22</sup>（佛陀的）教法<sup>23</sup>，高举（三）宝之首<sup>24</sup>…；当威权<sup>25</sup>（统治权）和权威将神的宗教（和）人的宗教推向顶峰（即极好的状态）而变得闻名于世时，（然后）在<sup>26</sup>龙年的冬（月）的……，吉祥神圣赞普的神子

18 在这行和下行中 25 厘米长的区域被完全抹掉。

19 ཞེས་

20 ས་

21 ལྷ་ཁྲ་མ་ 可以翻译成“天神上师”（devaguru），但我更愿意译为“上师天神”（gurudeva）。

22 འཕྲོན་ས་ 已由达斯（S. C. Das）译为“一般意义上的教义教法”，但在下一行，他又解释说这是 མངས་ཀྱི་གྱི་ འཕྲོན་ས་，即“佛陀的教法”，参见 Das 1991: 560; 另见 Zhang Yisun 1986: 1126。

23 ཏར་ད 和后面的两个字母很难解释。在 ཏར་ད 后面的一个词似乎是 འར་，可解释为“被扩散或传播”，参见 Körösi 1834: 58，与此处的语境十分吻合。

24 这里的识读存疑。

25 ཆབ་ 和 མངའ་ཐང་ 的意思是权力和权威。关于 མངའ་ཐང་，参见 Richardson 1985: 86, Line 3-7; Thomas 1951: 93, 94, 98。

26 རྩ་ 和 ལ་ 两个音节连在一起没有任何意义。不过，苏尼蒂·库马·帕塔克认为，早期 རྩ་ 可能代替 རྩས་ 使用，整句话可以读作 ཏུན་ལྷོད་པའི་རྩ་ལ་，即“在冬月初”。རྩ་ 和 ལ་ 也可以分开识读，不改变意思。此处我将二者分开识读。

(们)<sup>27</sup>……抵达在布的宫殿<sup>28</sup>……地区……关注<sup>29</sup>宗教(和)(三)宝<sup>30</sup>(?)……

郭尔的房子由……将房子献给(?)…因此,修建(或树立)……<sup>31</sup>

碑文用藏文乌坚体刻写。字母的尺寸通常在 1.5-2 厘米之间,不包括附加字符。碑文中没有使用反写 ཨ 的例子,像在塔波寺题记中偶尔看到的那样。有一例再后加字 ཏ (第 2 行的 ཏར་ཏ)。双垂线符(།, ཤ)用了 3 次(第 1 行和第 4 行)。第 1 行和第 3 行为 13 个音节,而第 2 行和第 4 行为 10 个音节。因为第 5-11 行的文本完全支离破碎,很难分析文本的剩余部分。音节点(ཚལ)的用法尚不清楚。

上述译文仍需探讨。弗兰克肯定地说,“在上师国王益西沃之时,布村(Poo)和郭尔两个村庄都存在,布村甚至拥有一座宫殿。”<sup>32</sup>他进一步写道:“上师国王有 10 个儿子,他们都被派往了布。带着何种目的无法确定,但从频繁出现的‘天法(ལྷ་ཚས)’和‘先法(ལྷ་ཚས)’这两个词来看,他们似乎是被派来传播佛教。”<sup>33</sup>不过,第 5 行只提到神子(们),但具体人数不明。在后期文献如《青史》(དཔལ་ཐེན་ཐུག་པོ་)<sup>34</sup>与《王统世系明鉴》(བླ་པ་རབས་གསལ་བའི་མེ་ལོང་)都提到益西沃有两个儿子<sup>35</sup>。在第 3 行,ལྷ་ཚས 后面的单词是 མི་ཚས 而不是 ལྷ་ཚས。识读成 ལྷ་ (以前)不可能,因为 ཚས 紧跟在 མི 之后,因此在可用的空白处容不下 ར。令人惊讶的是,图齐并没有核对弗兰克的识读,他的许多出版物里都接受了“ལྷ་ཚས”这一说法<sup>36</sup>。我们认同弗兰克的这一观点,即在第 10 行句首出现的 བཞེངས

27 这里有七八个字完全损毁。前面的句子似乎表明,缺失的部分可能包含了益西沃的儿子(们)的名字即 Nāgarāja 和 Devarāja,他们也与父亲一起出家为僧。许多题记中都没有关于这两兄弟的信息,只有克利夫兰博物馆收藏的佛陀造像基座上的一则题记被判断为与哥哥 Nāgarāja 有关,尚且存疑。海瑟·噶尔美认为题记“可以断代至 11 世纪初期”,参见 Karmay 1975: 61。很可能益西沃的一个儿子访问过布村,并住在某位当地小王的宫殿里。

28 早期的藏文题记中,མ་གཤམ་并非总是宫殿的意思。由于此题记属于 11 世纪初,故可译为“宫殿”。关于 མ་གཤམ་的不同含义,参见 Denwood 1990: 75-80。

29 如果 ཞེས 在 བྱར 前,那么可将之视为 བྱེད་པ 的未来时态。如果 བྱ 和 ར 分开识读则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意思,即“观察”或“监督”,正如上述达斯《藏英词典》第 883 页的解释,见 Das 1991: 883。萨尔纳特高等藏学中央研究所(Central Institute of Higher Tibetan Studies, Sarnath)的森巴多杰教授倾向于识别为 བྱར,而拉胡里则分开识读为 བྱ 和 ར。

30 དཀོན་མཆོག 后损毁的字母可能为 ལྷ་ཚས,因为 ལྷ 清晰可见。

31 第 8-11 行完全损毁。在第 10 行的开头出现的 བཞེངས 表明建造了一些建筑。在第 11 行的一个 Z 字形凹坑后,可以看到一个部分损毁的单词。

32 Francke 1909-10: 108.

33 Francke 1909-10: 108.

34 英译本参见 Roerich 1988: 37.

35 藏文转写本参见 Kuznetsov 1966: 196-197.

36 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到图齐对郭尔碑铭的评论,见 Tucci 1988a: 22, 68; 以及 Tucci 1934: 113.

表明某些建筑建在布或郭尔，它可能是祖拉康或石碑。

第4行中写明了具体年份，但弗兰克并没有翻译出来。此处“龙年”应为公元纪年的哪一年？也许，仔细阅读仁钦桑波的亲传弟子益西贝（ཡེ་ཤེས་དཔལ། Jñānaśrī）所写的《仁钦桑波传记》中按时间顺序记述的事件，就能解决题记中提到的年份问题。根据这部传记<sup>37</sup>，仁钦桑波出生于公元958年（第61叶，第1行），13岁时出家即公元970年（第62叶，第5行），学习翻译至17岁即公元974年（第63叶，第2行），18岁开启克什米尔首次旅行，即公元975年（第67叶，第1行）。他在克什米尔待了7年（第83叶，第5行），之后前往印度东部。之后他再次回到克什米尔，其间在印度一共整十年，即此时应为公元985—986年<sup>38</sup>。当回到古格（གུ་གེ）和普兰（ཤུ་ཐངས།）后，拉德王（ལྷ་ལྷེ།）将之任命为供养福田（མཆོད་གནས།）<sup>39</sup>（第88叶，第2-3行）和金刚上师（རྫོགས་སྤྱོད་དཔོན།）<sup>40</sup>（第88叶，第3行）。此后，仁钦桑波在普兰、古格和芒域（མར་ཡུལ།）分别兴建了三座寺院，即科迦寺（ཁུ་ཆར།）、托林寺（མཛོ་ལྷིང།）和聂玛寺（ཉར་མ།）（第88-89叶）。在托林寺开光仪式与正式启用后，他的赞助人——上师国王要求他前往克什米尔，带回留在那里的书籍以及技艺高超的艺术家（第91叶，第1-2行）。仁钦桑波欣然前往，由15名年轻人作为门徒陪同。返回克什米尔之前，他在古格地区和普兰地区待了多少年，尚不清楚。不过，他在克什米尔又度过了6年，带回32名艺术家。在他第二次返回古格和普兰之后建立了许多寺庙（这部传记中记载有21座，见第108-109叶），塔波名列其中。如果在塔波题记中提到的猴年对应于公元996年，这意味着仁钦桑波在公元989—990年已经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旅行。这部传记还提到了绒琼（རོན་ཁུང།）的布、昂日（ང་རི།）的噶囊（ཀ་ནམ།）建立的寺院，这两地都在金瑙尔地区（第110叶，第1行）。考虑到传记中记录的事件发生的顺序，很明显，益西沃不仅健在，甚至在仁钦桑波第二次从克什米

37 多杰才旦（རྫོགས་ཆོས་བརྩན།）从斯比蒂的吉（དགེལ།）寺的图书馆里带走了一组写本的复件，名为《有关大译师仁钦桑波及其后继化身传记材料集》（*Collected Biographical Material about Lo-chen Rin-Chen-Bzān-po and his Subsequent Reembodiments*, Delhi, 1977），这本文集中的第三部传记（叶51-128）是由古格吉唐巴·益西贝（གུ་གེ་ཁྱི་ཐང་པ་དཔལ་ཡེ་ཤེས། 叶126，第5行）所著。大卫·斯内尔戈罗夫（David L. Snellgrove）和塔德乌什·斯科鲁普斯基（Tadeusz Skorupski）已将这部传记译成英文，见 Snellgrove, David L. and Tadeusz Skorupski 1980: 85-98。

38 在一篇早期文章中，我提到仁钦桑波在他第一次访问克什米尔和东印度时待了13年，参见 Thakur 1989: 333。我的计算是基于斯内尔戈罗夫和斯科鲁普斯基对这段话的错误翻译（Snellgrove, David L. and Tadeusz Skorupski 1980: 90；藏文写本第105页，第22行）；也可参见《有关大译师仁钦桑波及其后继者的传记材料集》no.3，第86叶，第3行，原文为：གུ་གར་དང་ཁ་ཆེ་རུ་ལོ་བརྩུ་མོང་ལྷན།

39 至尊上师（Chief Priest）。

40 金刚规范师（Vajracārya）。

尔返回后仍在世生活了好几年。

在繁忙的弘法岁月中，翻译梵文显密经典与修建寺庙同时进行。益西沃很可能把他的儿子（们）送到布和郭尔去视察早些年在这些地区重新引入的佛教的进展情况。郭尔石碑中提到的龙年可能是公元 992 年（ལུ་འབྲུག་ 水龙年）或公元 1004 年（མེད་འབྲུག་ 木龙年）。既然塔波、噶囊和布的寺庙建立于 1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因此将龙年与公元 996 年之前的任何公元年份对应起来的可能性似乎都很小。唯一可能的选择只能是公元 1004 年。我们可以更加肯定地说，益西沃至少于公元 1004 年仍在世，也就是雕刻郭尔碑铭的那一年。迄今所知尚未有任何其他文献能提供益西沃生平的准确年代。郭尔村碑铭不仅提供了大量藏文文献和历史著作如布顿（བུ་སྟོན་ 1290—1364 年）、索南坚赞（བསོད་ནམས་ཀྱུ་མཚན་ 1312—1315 年）、熏努贝（ཁེ་ཞེན་བླ་དཔལ་ 1392—1481 年）和松巴堪布（སུམ་པ་མཁན་པོ་ 1709—1786 年）的著作中颂扬的上师国王的名字，而且首次明确提供了雕刻年代的信息。

## 参考文献

- Das, Sarat Chandra. 1991. *A Tibetan English Dictionary with Sanskrit Synonyms* 《藏英词典》. rev. and ed. by Graham Sandberg and A. William Heyde, Delhi: Kessinger Publishing.
- Denwood, Philip T. 1990. "Tibetan *pho-brang* in the Early Period," 《早期的藏文词汇 *pho-brang*》. in *Indo-Tibetan Studies*, Tadeusz Skorupski (ed.), Tring: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 Francke, A. H. 1909-10. "Historical documents from the borders of Tibet," 《来自西藏边界的历史文献》.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Annual Reports 1909-10* 《印度考古局年度报告（1909-10）》. 104-112.
- 1914.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印度 — 西藏古物》. Calcutta: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India.
- Karmay, Heather. 1975. *Early Sino-Tibetan Art* 《早期汉藏艺术》.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 Körös. 1834. *Essay Towards a Dictionary, Tibetan and English* 《藏英词典随笔》. Calcutta: Baptist Mission Press.
- Kuznetsov B. I. (ed.) 1966. *Rgyal Rabs gSal Ba'i Me Long* 《王统世系明鉴》, Leiden: E. J. Brill.
- Richardson, H. E. 1985. *A Corpus of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s* 《早期藏文碑铭集》.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 Roerich, G. N. (tr.) 1988. *The Blue Annals* 《青史》.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 Snellgrove, David L. and Tadeusz Skorupski. 1980.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Ladakh 2* 《拉达克文化遗产》第2卷.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 Thakur, Laxman S. 1989. "The Buddhist monuments of Himachal Pradesh," 《喜马偕尔邦的佛教建筑》. in *Ratna Chandrika: Shri R. C. Agrawala Festschrift* 《具宝月者：阿格拉瓦拉先生纪念文集》. D. Handa and A. Agrawala (eds.), New Delhi: Harman Pub. House.
- Thomas, F. W. 1951.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Part II: Documents* 《中国西域古藏文文书》.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 Tucci, Giuseppe. 1934. "On some bronze objects discovered in Western Tibet," 《西藏西部发现的一些小件青铜器物》. *Artius Asiae* 5.
- 1988a. *Rin-chen-bzan-po and the renaissance of Buddhism in Tibet around the millenium (Indo-Tibetica II)*, 《仁钦桑波及公元1000年左右藏传佛教的复兴》(《梵天佛地》第二卷). Lokesh Chandra (ed.), New Delhi: Aditya Prakashan.
- 1988b. *The Temples of Western Tibet and Their Artistic Symbolism: The Monasteries of Spiti and Kunavar (Indo-Tibetica III:1)* 《西藏西部的寺院及其艺术象征：斯比蒂与库纳瓦》(《梵天佛地》第三卷第一册). Lokesh Chandra (ed.), New Delhi: Aditya Prakashan.
- Tucci, Giuseppe and Captain E. Ghersi. 1935. *Secrets of Tibet: Being the Chronicle of the Tucci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Western Tibet (1933)* 《西藏的秘密：图齐西藏西部考察纪事(1933)》. London and Glasgow: Blackie & Son Limited.
- Zhang Yisun (ed.) 张怡荪主编. 1986. *Bod rgya tshig mdzod chen mo* 《藏汉大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 作者：拉克斯曼·塔古尔 印度喜马偕尔邦大学教授  
翻译：李俊 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后

## An Old Tibetan Document on the Uighurs: A New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Federica Venturi<sup>1</sup>, Chinese translation by Tursunjan Imin<sup>2</sup> and Chen Yongjun<sup>3</sup>*

(1. Indiana University; 2. 3. Lanzhou University)

The Old Tibetan document P.t.1283 presents important historical data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cient Turkic and Uighur peoples.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document, it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extensive research. This article presents one of the scholarly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this document. The first half of the article provides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P.t.1283 document, addressing questions related to its title, language, and original source. It also includes a review of previous research conducted by earlier scholars. The second half of the paper offers a new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t.1283 document,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sections that are difficult to decipher or where previous interpretations have been problematic.

## A Tibetan Inscription by IHa Bla ma Ye shes 'od from Dkor (Spu) Rediscovered

*Laxman S. Thakur; Chinese translation by Li Jun*

(Himachal Pradesh University; Postdoctor of Central Academic of Fine Art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investigations, the author provides a new transcription and translation of the Tibetan inscription carved on a stone stele located at the village of Dkor (Spu), Kinnaur. Although badly damaged, this inscription records the name of Ye shes 'od and the events of the commission of his sons to Dkor during a dragon year. The date of this inscription is the wood dragon year of 1004 CE, which then leads to the inference that Ye shes 'od was still alive in 1004.